

SUNNY
心晴坊
女性新阅读

我愿意
Do

喂，我的男人

跳跃
的火焰
著



在爱情面前，我们都太卑微，
全世界还有谁，比我们更绝配？

跳跃的火焰继《危险关系》之后
演绎浪漫危情姐弟恋

一段隐忍禁忌的关系，一场执著疯狂的爱恋，一次真爱与世俗的挑战

当相差6岁的小竹马一夕之间变成恋人
那些秘而不宣的情感是否能理所当然？

My man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喂，我的男人

跳跃
的火焰
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喂, 我的男人/跳跃的火焰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3. 4

ISBN 978-7-5399-5904-7

I. ①喂… II. ①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02385号

-
- | | |
|--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喂, 我的男人 |
| 作 者 | 跳跃的火焰 |
| 出版 统 筹 | 黄小初 邹立勋 |
| 选题 策 划 | 石 颖 王 文 |
| 责任 编 辑 | 胡小河 姚 丽 |
| 文字 编 辑 | 王红依 王 文 |
| 责任 监 制 | 刘 巍 江伟明 |
| 出版 发 行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 |
| 集团 地 址 |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|
| 集团 网 址 | http://www.ppm.cn |
| 出版社 地 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|
| 出版社 网 址 | http://www.jswenyi.com |
| 经 销 |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|
| 开 本 | 710×1000毫米 1/16 |
| 字 数 | 180千字 |
| 印 张 | 17 |
| 版 次 | 2013年4月第1版,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|
| 标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399-5904-7 |
| 定 价 | 25.00元 |
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- 第一章 好聚好散 {001}
- 第二章 新生报到 {013}
- 第三章 享受照顾 {025}
- 第四章 情动悄然 {042}
- 第五章 婚礼闹剧 {054}
- 第六章 深陷其中 {070}
- 第七章 冤家路窄 {081}
- 第八章 矛盾激化 {092}
- 第九章 无力抗拒 {103}
- 第十章 无法自拔 {114}



目 录

第十一章 无路可退 {129}

第十二章 应惜良人 {145}

第十三章 默默守候 {160}

第十四章 忍痛放手 {175}

第十五章 谈婚论嫁 {185}

第十六章 秘而不宣 {200}

第十七章 真相大白 {215}

第十八章 父母反对 {225}

第十九章 兑现承诺 {244}

第二十章 有你真好 {260}





第一章 好聚好散

烈日当空。

抒默却觉得浑身发冷。

她看着街对面的大橱窗后亲昵相拥着坐在那里喝咖啡的一男一女，实在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
正在和抒默说话的李叶发现了她的反常，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，脸色也跟着一变。

那个男人不是别人，是抒默相恋了几年的男朋友田峻。那个女人抒默也认识——田峻事务所新来不久的同事蒋菲菲。他们一起吃过饭，蒋菲菲曾笑着称赞他二人郎才女貌，让人羡慕。

田峻低头不知道在蒋菲菲耳边说了句什么，引得她娇嗔地捶了一下他的胸口，引来他更深的笑意。

这个时候，她应该觉得伤心、愤怒、嫉妒才对，但是她居然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只是觉得自己整个人冷得像块石头。

她的冷静完全出乎自己的预料。

抒默想起田峻笑着问她：“如果有一天发现我对你不忠怎么办？”

她想了想：“那我就大哭大闹，然后缠着你不放，要你补偿我浪费掉的青春。”

隔着车水马龙，抒默看着对面的男人，以为他只是笑言，没想到原来他说的是真的。

抒默拍了拍李叶的手：“叶子，我过去一下。”

李叶不放心：“我陪你。”

抒默推开咖啡馆的玻璃门，微笑着拒绝了侍者的殷勤，走到田峻和蒋菲菲面前：“好巧。”

二人有些愕然地抬头，看见抒默的瞬间，田峻反射性地放开了蒋菲菲，站起来：“默默……”

蒋菲菲的脸色一阵青白，看了边上放开自己的田峻一眼，方才还挂在她脸上的甜蜜笑意慢慢消失。她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抒默，抬了抬精致的下巴，眼神中满是挑衅。

李叶鄙夷地看了田峻和蒋菲菲一眼。这样的眼神让田峻的神情更加不安，但是很快他也冷静了下来：“你怎么来这里了？”

抒默在两人对面落座：“嗯，正好有点事情经过。”

李叶走到抒默身边，重重地将手上的提包放到咖啡桌上。从进来到现在她一言未发，只是用眼神和动作表达着自己强烈的不满。

田峻看了眼怒气冲冲的李叶，视线回到带着微笑的抒默身上，慢慢地坐了下来。他脑子有点乱，没想到会被抒默遇个正着。

面前的抒默脸上的微笑让他有一种发慌的感觉，好像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就要失去了。

还没有等他想好怎么应对眼前的局面，抒默已经开口了：“田峻，分手吧。”

“分手？”田峻的神色刷的一下冷峻了下来，“你开什么玩笑？”

抒默淡笑，视线从蒋菲菲变了神色的脸上扫过：“为什么不分手？”

“陈抒默！我们定好年底结婚。房子看好了，父母见了，亲戚朋友的消息都放出去了，你要和我分手？”他顺着抒默的视线看了眼身旁的蒋菲菲，“男人都爱年轻漂亮的女人。我一时经不住诱惑犯了错，你连听我解释给我改正的机会都不给就直接宣判我死刑？”

“你是大律师，我辩不过你，也不想和你争辩。”抒默安静地接过了田峻的话头，觉得眼前的情形有些荒谬。出轨的是他，她云淡风轻，他却怒气冲冲，仿佛反而是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，“我跟你非亲非故，唯一维系你我关系的就

是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你连这个都背叛了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？两不相干，分手吧。”

田峻还想说什么，李叶已经霍的一下站了起来：“你别给脸不要脸。现在是在外面找野女人。怎么，你还真想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？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的样子，里外一个陈世美，也就被人咔嚓的分儿！怎的，还不服气？”

李叶的声音大，引得咖啡厅里的人纷纷侧目。田峻的脸刷的一下涨得通红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避开李叶看着抒默：“默默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。是我做错了。我现在不和你争辩，等你冷静一点我们再谈。”

“不用谈了。”抒默起身挽住李叶的胳膊，“好聚好散。”抒默的脚步顿了顿，转身看着田峻，“如果你不想逼着我给你难堪的话，找个借口，今天别去我爸妈那儿。”

田峻没有追出来。李叶回头看了眼咖啡馆，仍然气愤不已：“没想到他是这么个东西！”

抒默低头没有说话。

李叶看了她一眼：“默默，你没事吧？”

抒默笑了笑：“我没事。”

只是心情不好。

今天是周末。晚上本来约了田峻回家吃饭。闹了这么一出，抒默自然不想再看见田峻。一路上她都在想怎么和父母说她和田峻的事情。

到家的时候，妈妈在院子里择菜，透过敞开的房门，看见爸爸在客厅里坐着和人说话。

抒默将手里买的一些熟食递给妈妈。

妈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了：“刚才小田打电话过来说要加班来不了了，你知道？”

抒默“嗯”了一声。

不等妈妈再多说什么，里面爸爸的大嗓门已经传了出来：“默默回来啦？来来，看看谁来了？”

沙发上本来背对着大门坐的一个年轻男人站了起来转过身，向着抒默微微一

笑：“默默。”

那么多纷繁往事顿时如同流水一般从脑海深处涌来，将两人淹没。抒默愣在了那里，记忆中那个男孩子的笑容渐渐和眼前的重合：“苏政？”

“这孩子，打小就不肯叫默默姐姐！”陈妈妈进来，笑得合不拢嘴，“这都五年没见了吧？这孩子一晃都长这么大了。”

是啊，怎么长这么大了。

虽然两人经常通电话，可到底五年多没见面了。抒默看着眼前这个高大帅气的男孩，实在很难把他和自己印象中的小毛头联系在一起。

“苏政考上本市的大学了，过来念书。有出息。”陈爸爸在旁边夸奖，“小政，咱爷儿俩聊会几天，让你姐和你阿姨去做饭。”

苏政笑看着抒默，毫不掩饰自己的开心。他看了眼抒默提进来的大鲤鱼：“陈叔，我帮剖鱼吧。这么大的鱼费力气。”

陈爸爸这才看见抒默手里提的鱼：“回来吃饭就吃饭，还买这么多东西。我不是你亲爹还是怎么的？”

“就是您是我亲爹才孝敬您呢。”抒默笑着由苏政接过了鱼，放下包脱下外套，“苏政你放着，我来。没有让客人动手的道理。”

苏政却没有听她的，拎着鱼去了厨房。抒默挽着袖子跟了进去。

臭小子，不声不响考上这边的大学也不跟她言语一声，还来个突然袭击送个惊喜。

厨房地方本来不算小，不知道怎么塞进来一个苏政，就突然变得格外拥挤。抒默挽着袖子本来想接手，却被苏政握住手腕，黑眸淡淡地扫了她一眼，语气中带着些不容置疑的意味：“我来。”

抒默退后一步。好嘛，这才多大，身上就有了这种不容置疑的气势。她看了眼他身上的白T恤，转身拿了围裙过来：“穿上，别把血和鱼鳞溅身上了。”

他双手已经沾了鱼腥，见她拿过来围裙，倒是很顺从地低下了头，示意她帮忙套上去。

臭小子真高。抒默踮起脚，在他低头的配合下才帮他套上了围裙。他突然抬起头朝她一笑。她还没有来得及放开手，一瞬间两人挨得极近。抒默不习惯眼前这个看着有点陌生的苏政，索性揉了揉他的头发：“臭小子。”

苏政的笑意更浓，眼里满满的都是温暖：“默默，以后你欺负不了我了。”

“臭小子，叫姐姐。”

他眯了眯眼，嘴角一弯，不屑和她争辩，转身和鱼奋斗。

看见苏政，抒默是高兴的。下午发生的事情郁积在心里的郁闷也减轻了许多。她转身拿出黄瓜来洗干净了在旁边切配菜，就听见苏政在问：“听说你要结婚了？”

心口一紧，抒默手上的刀一滑，飞快地在手指上切了一道口子，鲜血涌了出来。

抒默后知后觉：“啊！”

苏政转头，眉头一皱，飞快地在水下冲掉了自己手上的鱼腥，抓住她的手指含在了嘴里。

抒默呆在了那里。

眼前的苏政好像某种小动物一般含着她的指尖，柔软的舌头卷着她的伤口。感觉到她的注视，他抬起了眼睛看她，漆黑的眸子带着某种让人心悸的力量，让她突然觉得有些发慌。

抒默的脸刷的一下红了。

她忙不迭地抽手：“我……我自己来。”她将受伤的手指含在嘴里才反应过来不对，她含着的不正是他方才含过的地方？她赶紧放开，鲜血立刻又涌了出来。

抒默胡乱地指了指橱柜的上方：“创可贴……”

他看了她一眼，转身取下家庭急救箱，拿出创可贴细心地替她贴上。

她正专心地看着自己的手指，他冷不丁地在她耳边低声开口：“默默，你真敏感。”

什——什么？

抒默目瞪口呆。这下不是脸红，而是全身都红透了。她刚才居然被一个小她六岁多快七岁的毛孩子嘲笑她敏感！

苏政好笑地看着仿佛蒸虾一样的抒默，在她发飙之前把她推出了厨房：“厨房重地伤员勿进。你这手艺哪儿是来帮忙的，纯粹是来拆台的，在外面等着吧。”

陈苏两家是世交。以前陈老爷子和苏老爷子还有过约定，如果生儿子让他们结为兄弟，生女儿结为姐妹，一男一女就结娃娃亲。

可惜苏家妈妈不太顺利，结婚第八年才怀上孩子。生下来虽然是个男孩，可这时的陈抒默都已经在念小学一年级了。本来所谓的订亲就是一场笑谈，两家也就一笑了之。

五年前陈家搬家，从J城搬到了X城，隔得远了，往来不方便，两家的来往才少了些。但是逢年过节电话是少不了的。

陈爸爸看见苏政极为高兴，席间喝了不少酒。这顿饭吃得宾主尽欢。抒默也就压下了心事，看着家里气氛好父母这么开心，想着再找机会跟他们说田峻的事情。

正值盛夏，夜幕降临后暑气渐渐散去，在院子里坐着纳凉的人不少。帮妈妈收拾完毕，抒默也搬了个木椅在院子里的葡萄藤下坐着纳凉。

隔着葡萄架能看见墨般深沉的夜空，点缀着稀疏的几颗星星。微凉的夜风拂过，带来不知名的花香，墙根处响着几声虫鸣，说不出的静谧。

抒默拿着一把藤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，眼前突然一黑，有人站在她身后挡住了回廊的灯光，将她笼罩在了他的阴影之中。

抒默抬头，见苏政正撑着石墙低头看着她。

“臭小子，你太占地地方了。”

苏政闻言走到她身边，随手拖过来一把木凳坐下，两只长腿张扬地分开，将抒默隐隐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，散发属于他的气势。

他看了眼屋里，二老都没有注意这边：“你有心事。”

这是陈述句而不是疑问句。抒默有些不自在地加快了扇风的速度：“小孩子懂什么心事不心事？”

他伸手捏住了藤扇：“默默，我不小了。”

“小孩子从来不肯承认自己小。”看他想要反驳，抒默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，“我小时候也和你一样，有人说我小我就特别不服气。”她叹了口气，柔软地笑，“现在真想听别人说我小，可惜满大街的小孩都不管我叫姐，改口管我叫阿姨了。”

“你二十六，不是六十二。”他由得她糟蹋他的头发，继续方才她避开的话

题，“是不是姓田的和你之间出了问题？”

心里不太舒服，抒默扭头仔细地看苏政。

这样端详的目光看得他不自在地偏过头：“看什么？”

“你谈过几次恋爱？高中时候没好好学习全都合计这个了吧？孩子啊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啊徒伤悲。”

他还想再说什么，院子那边听见这里的声走过来一个男人：“默默？”

抒默转头，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，是田峻。

“陈叔，姨，不好意思，事务所突然有事情耽搁了。”

“没事没事。你有事就忙你的，吃饭了没有？”陈妈妈说着站起身，“饭菜都是现成的，没吃我给你热热。”

“不用了，姨，我吃过了。过来之前还和同事吃了点夜宵。”

“那就好那就好。”陈妈妈这才安心地坐下，看田峻打量了苏政几眼，笑着介绍，“这是你苏叔家的孩子，苏政。打小我们都是当自己儿子看的。今年来这里念大学。”

田峻冲着苏政笑着打招呼，苏政只是不咸不淡地点了下头就算过去了。

田峻对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小子打心底里就不喜欢。不过是陈家朋友家的孩子而已，不沾亲不带故的，来这里念大学让陈家人照顾还这么傲慢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

抒默坐在沙发上，沉默地看着电视，手里无意识地把玩着遥控器。

她反常的沉默让家里人觉察到了她和田峻之间有什么不对。陈爸爸看了女儿和田峻一眼，对着陈妈妈丢了个眼神，陈妈妈心领神会地站了起来：“默默，这几天苏政在这里住，客房还没有收拾呢，你来帮妈妈收拾下。”

抒默应了声放下遥控器站起来，田峻和苏政同时跟着起身，异口同声：“我去帮忙。”

“哪儿有让客人动手的道理。”陈妈妈笑着拉住苏政的手，“让你姐和姐夫去。”

抒默明白了父母的用意，只是笑了笑：“为什么不让他动手，房间给他住的呢，他算什么客人？他好意思假装客人吗？”

苏政笑着挠挠头：“姨，我跟默默去吧。”

田峻心里越发不喜欢这个小子。没有眼力见儿，还唤抒默的乳名。他上一步，软语向着抒默开口：“我也来帮你吧。”

“不用。不劳你费心。”抒默冷着脸拒绝了田峻。

田峻顿时有些讪讪的。

抒默扭头，看见自己父母的目光，到底不想让二老因为自己的事情不快，便生硬地转了语气：“来得这么晚，陪爸妈说两句话。”

田峻脸上的神色这才缓和些，微笑着拉住抒默的手：“遵命，老婆。”

苏政已经走到楼梯口，环胸靠墙看着这一幕。

抒默不动声色地把手抽了出来：“妈，竹席你放哪儿了？”

“柜子上面。”陈妈妈扭头向着苏政不放心地叮嘱，“那东西沉，拿的时候小心点。”

“知道了，姨。”苏政笑着应下，等着抒默上了楼梯，自己才跟着走了上去。

“竹席……”抒默站在客房的床上，踮着脚在打开的顶柜里翻找，“我记得去年买了一床水竹的，特地切成小块串成的凉席，睡着特凉快，放哪儿了？”

苏政站在抒默面前，背靠着大衣柜抬头看她忙碌，脸上的笑容有点坏。

抒默后知后觉，一低头看见苏政脸上的坏笑，突然明白他在看什么，啪的一下按住他的脸往后一推：“臭小子看什么呢！”

他顺势往后一仰，身后就是大衣柜，脑袋在衣柜门上磕得砰的一响。

苏政不满地嘟囔：“疼啊。”

“撞晕你算了。”抒默点着苏政的脑门，“脑子里成天装着什么呢！”

苏政挠挠头，脸上又绽开一个颇有含义的灿烂笑容：“五年没看见你了，变化挺大的嘛。”他顿了顿，强辩，“小时候你还给我洗过澡呢，我都让你看光了。现在隔着衣服看看怎么了……”

抒默看他越说越没谱，按住他的脸啪地又往后一推。苏政老实了。

抒默用脚踢踢苏政：“边儿去，好狗不挡道。”

苏政不情不愿地往旁边挪了挪，突然开口：“你们吵架了？”

抒默手上的动作一顿，低头：“你也算个男人了，怎么这么八卦？”

“呵，我现在算是男人了，刚才不还说是小孩子？”苏政不冷不热地刺了

抒默一句，随即放软了声音，“默默，我是担心你。我看那姓田的不像什么好人。”

“是吗？什么是好人？”抒默心里却在想，枉费自己活了二十几年的光阴，看人的眼光还不如眼前这个臭小子准。如果不是今天亲眼看见，她也不会相信田峻是这样脚踏两条船的人。

苏政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抒默笑喷：“当律师的能有几个好人？”

还以为这孩子眼光真不错呢，这算什么逻辑。

“当律师的怎么就不是好人了？我爸还是律师呢。”

苏政也意识到自己失言：“我也没说都是坏人……”

抒默打断了苏政的话：“找到了。”

苏政闻言扶住了抒默的腰，示意她往旁边让让，自己来拿。

抒默身上有两个死穴，一是腰，一是腋下，浑身的痒痒肉都长那两处地方了。苏政的手刚虚握住她的腰，抒默就忍不住哈哈笑着左歪右拧地抱住自己缩成一团。

苏政怕她从床上摔下来，条件反射地顺手将她抱进自己怀里。

抒默吃痒，挣扎得越发厉害，苏政本想让她下地或者坐到床上，她这一挣扎引得他站不住，两人拥抱着摔倒在床上。

抒默的笑声戛然而止。这多尴尬，她挣扎着推苏政：“臭小子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！”

苏政却没有着急让开，借着体重的优势压制住她，微撑起自己，将她牢牢地禁锢在自己怀中，漆黑的眸子里清晰地倒映出她的身影：“我说什么来着？默默，我长大了，你欺负不了我了。”他看着她的眼神格外专注。

苏政的眼神，看得人心慌。抒默这么被他注视着有点撑不住，笑了笑掩饰自己的尴尬：“怎么，所以你就反过来欺负我了？”

苏政沉默了一下，做举手投降状，站起了身：“小的不敢。”

看他离开，抒默松了口气：“左边柜子里最里面的那个就是水竹席。你取下来，我去卫生间拧毛巾来擦。”

他应了声，便自顾自站上床取竹席去了。

抒默逃也似的来到卫生间，看见镜子里自己通红的双颊，掬起两捧凉水使劲

往脸上泼。天太热了，天太热了。

两人收拾完客房下楼，田峻还在客厅里坐着陪陈家二老说话。看见他们下来，田峻笑着起身走到抒默身边，揽住了她的肩：“忙完了，老婆？”他看见她脸上的水渍，抬手在她脸侧刮了一下，看着自己的指尖，“怎么累成这样，满头大汗？”

“不是汗。我用凉水洗脸了。”抒默忍住推开这个男人的冲动，看了眼外面的天色，“这么晚了，你还不走？”

“你不回家？”田峻有些意外，“我打算等你一起走，送你回去。”

陈家二老住在市郊。抒默是护士，常常要值夜班，为了上班方便抒默在医院附近租了个小套间自己住。

“不回了。我今天下夜班，明天休息，就在家住。”

田峻掩饰住自己的失望：“那我明天白天再过来接你，过去看看新房那边装修得怎么样了。”

抒默安静地看着田峻：“不了。苏政过来还有好多事情要办，明天我陪他去学校那边报到。还有些该添的生活用品，我陪他去买。你过去看就行了，有什么事情你做主。”

虽说在咖啡厅的时候抒默曾经说不让田峻来父母家，他真的过来了，她也不想让他太难堪。毕竟自己和田峻原定年底就要结婚，这个时候闹分手无论什么原因父母那边都是担心，再说了苏政在，没道理让他跟着看笑话。

田峻不想这么轻易放弃：“那我明天开车过来送你和苏政去学校？”

“不用这么麻烦。”这次开口的却是陈爸爸。苏政再亲，也亲不过田峻，到底没理由让自己的准女婿也跟着前后折腾地跑，“让默默开我的车送就行了。你别大老远的跑一趟。”

陈爸爸这是心疼女婿。田峻听明白了话里的意思，笑着和老爷子应了两句，便告辞。

抒默跟着送田峻到院门口。

两人拐过葡萄架，确定陈家那边看不见这方也听不见他们说话，田峻握住了抒默的手腕想将她拥入怀里，抒默挣扎。田峻叹息一声：“默默，我知道你生气，看在我们相处了两年的分上，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”

抒默不说话，只是把手抽了回来，揉着方才因为挣扎被田峻弄疼的手腕。

“我对不起你，没有经受住诱惑。”田峻有些烦躁地拿出烟来，却又折成两半扔到草丛中，“菲菲她说喜欢我，她知道我和你年底要结婚，她没想过要我给她什么名分，没想过破坏我和你之间的关系……”

“停。”抒默打断了田峻的话，“你和她之间怎么样，我不想知道。她怎么想，我也不想知道。现在是我和你之间出现了第三者，是你接纳的。感情世界容不下第三个人你不明白？还是你以为我能大度到就因为她愿意不声不响地跟着你，我就能不声不响地容忍你对我的背叛？”

“默默我错了。”田峻伸手将抒默揽在怀里，“我下午已经跟她说清楚，我们分手了。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心里爱的是你。我只是一时贪图新鲜，菲菲说喜欢我，满足了我身为一个男人的虚荣心，我对她其实没有什么感情，别这么对我好不好？”

“田峻你不明白？”抒默将他的手从自己背后拉下来，语气冰冷，“从你接纳她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完了。”

田峻看了抒默半晌，终是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上车离开。

抒默看着田峻的车消失在夜幕中，心口就像堵了团棉花般，闷得难受。她转身沿着石子路慢慢地往家走，一抬头，意外地看见苏政就在葡萄架下站着。

抒默心里一惊，不知道苏政对刚才的话听进去多少，正不知道应该说什么，他却微笑着和她打招呼，神色间没有看出什么不自然，不像是听见她和田峻的交谈的样子：“太晚了，看你出来送他不放心，就跟着过来看看。”

抒默点点头，看了眼家里，客厅的灯光已经暗了，看来父母已经休息。

她的房间就在苏政的房间旁边，两人上楼各自道了晚安就回房。抒默躺在床上，却毫无睡意。

开着窗，夜风一阵一阵地撩起纱帘的下摆，水波般荡漾着。后院的池塘里蛙鸣不断，还有隐在石缝墙角落里的虫子，一声声地叫个不停，让人更加无法入眠。

抒默辗转反侧，索性起了身，上了天台。

陈家二老在市郊买了这个联排的小楼后，在上面很是费了些心思。

天台用防腐木整个儿将地面铺过了，角落里空了几块出来，修了鱼池和花

圃。和院子里一样，也搭了葡萄架子，天台中心修了凉亭，放着几把凉椅。陈爸爸没事的时候喜欢在这里坐着看看花鸟鱼虫，怡然自乐。

抒默在陈爸爸常坐的摇椅上躺下来看着夜空，心里想着她和田峻之间的事情。

两人定了年底结婚。房子已经买了，装修了一半。买房子的钱，她和田峻一人出了一半，装修的钱是田峻全部负责的。还有车，车主是田峻，但是是陈爸爸为女婿掏的腰包，想着两人要结婚，也算是给女儿添的一个嫁妆。

抒默想到这里，有些自嘲地笑了笑，感觉既无奈又苦涩。原来两个人要分开的时候，能够清算的也不过是这些身外之物。那些情爱都是镜花水月，幸福的时候让你甜到骨头里，不爱了，便无处寻踪，了无痕迹。